

日本勾連烏克蘭 開發軍用無人機

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以軍養軍」突破專守防衛

露出獠牙

日本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是其走向「軍事大國化」和「新型軍國主義」道路上的重大警號。據日媒昨日報道，日本與烏克蘭的民間企業正朝着合作開發無人機的方向邁進。日本方面希望借助烏克蘭實戰經驗推動產品化進程，烏方盤算以此作為進軍亞洲市場的切入點。

專家指出，日本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將直接打開巨大的國際市場，為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軍工巨頭帶來豐厚利潤，通過擴大生產規模攤薄研發成本，提升日本軍工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進而反哺自衛隊裝備升級，「以軍養軍、以出口促軍工」，更深地嵌入美國全球軍事體系，最終目標是突破專守防衛，成為擁有完整戰爭權的所謂「正常國家」。



日本大肆擴軍 加速武器出口

切香腸式

通過不斷製造「例外」，最終顛覆原則

藉口多多

從「日美合作」「反恐」到「貢獻和平」「聯合研發」，為其行為披上合法外衣

破壞秩序

始終服務於擺脫戰後體制、實現「軍事大國化」的終極戰略

由守轉攻

與國內修憲擴軍同步，與增加防衛預算、解禁集體自衛權、強化西南諸島軍事部署等行動構成完整鏈條。

◀日本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是其走向「軍事大國化」和「新型軍國主義」道路上的重大警號。早前，在東京國會議事堂前，日本民眾舉行反戰集會，抗議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險政策動向。

【大公報訊】綜合參考消息、環球時報報道：日本特拉無人機公司（Terra Drone）於6月宣布收購烏克蘭的兩家無人機企業。該公司計劃在當地推進製造與研發，並致力於向各國出口防務無人機。

外媒：日製無人機在烏實戰部署

公開資料顯示，Terra Drone透過投資並收購烏克蘭的Amazing Drones與WinnyLab，推出Terra A1與Terra A2兩款低成本攔截機，已在烏克蘭實戰部署並成功攔截伊朗製的Shahed等軍用無人機。Terra A1為近距離高機動型（與Amazing Drones合作），最高時速302公里，航程32公里，電動推進具低噪音低熱特徵，單價約2000至3000美元。最新A1 Autonomous版加入AI自主目標捕捉與路徑修正。Terra A2為中長距離固定翼型（與WinnyLab合作），最高時速312公里，航程75公里，可與雷達整合進行廣域監視與攔截。兩者組成多層防禦，A2負責前段廣域攔截，A1負責最終近距離防護。設計強調低成本、可大量生產與電子戰環境適應性，遠低於傳統防空飛彈。外媒此前引述知情人士報道，烏克蘭已同意向美國出口無人機，以參與五角大樓的「無人機優勢計劃」。基輔和華盛頓一直就無人機交易進行談判。

日烏勾連，並非偶然。早在2022年底，日本政府通過新「安保三文件」，宣布將發展並擁有「反擊能力」，這被外界視為日本追求「對敵人基地展開先發制人的遠程打擊能力」。在此背景下，日本開始採購和部署一系列遠程攻擊武器。日本在距離台灣較近的西南諸



▲日本加速擴軍，企圖綁架美國為其火中取栗。今年6月28日，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與日本自衛隊在九州大分縣由布市進行年度聯合演習。圖為雙方人員進行無人機作業。

島擴建軍事設施，包括在琉球群島的沖繩本島、石垣島、宮古島、奄美大島和與那國島等地部署反艦導彈、防空導彈和電子戰部隊。日本還大力發展無人機偵察能力，近年相繼從美國引進「全球鷹」戰略無人偵察機和MQ-9B「海上衛士」無人機，對日本附近的「敏感區域」進行持續空中監視。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正式修改所謂的「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放行了殺傷性武器出口，這是日本從戰後的「專守防衛」的準則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和倒退。上海理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郭麗早前接受媒體訪問指出，日本此舉是經過精密算計的戰略選擇，試圖在國際舞台上以「安全提供者」和「規則塑造者」的身份重新登場，提升其政治地位和國際話語權，最終目標是成為擁有完整戰爭權的所謂「正常國家」。

以出口促軍工 妄圖反哺軍備升級

日本經濟長期低迷，軍工產業市場有限，僅限自衛隊採購，成本高企。解禁出口將直接打開巨大的國際市場，為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軍工巨頭帶來豐厚利潤，釋放產能，拉動相關產業鏈發展，創造就業。通過擴大生產規模攤薄研發成本，提升日本軍工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進而反哺自衛隊裝備升級，形成「以軍養軍、以出口促軍工」的循環。

同時，日本通過向美國出口「愛國者」導彈等關鍵武器部件和聯合研發包括軍用無人機高端裝備，將自己更深地嵌入美國全球軍事體系，提升在同盟中的「不可或缺性」和話語權，妄圖構建對華戰略包圍。

「日本新型軍國主義」露出獠牙，再軍事化不斷提速。針對日本政府設立「國家情報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7月31日在例會上表示，歷史上，日本情報機構曾為日本全面推行軍國主義、發動對外侵略戰爭鋪路。日方以所謂「國家安全」「外部威脅」為藉口，加速「再軍事化」進程，威脅地區和平穩定，引發國際社會廣泛擔憂。日本為政者應當深刻汲取歷史教訓，慎重行事。

日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 圖謀不軌

突破專守防衛

核心是實現「國家正常化」與「政治軍事大國」野心。戰後和平憲法與「專守防衛」政策被日本右翼勢力視為束縛其成為「正常國家」的枷鎖。解禁武器出口，是掙脫這一枷鎖的關鍵一步。

強化軍工企業

旨在振興軍工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日本經濟長期低迷，而軍工產業因國內市場有限（僅限自衛隊採購）而規模受限、成本高企。解禁出口將直接打開巨大的國際市場，為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軍工巨頭帶來豐厚利潤，「以軍養軍、以出口促軍工」。

倚美加速擴軍

強化日美同盟，通過向美國出口關鍵武器部件（如「愛國者」導彈）和聯合研發高端裝備（如下一代戰機），日本將自己更深地嵌入美國全球軍事體系，提升在同盟中的「不可或缺性」和話語權，換取美國對其安全承諾的強化。

妄圖築網遏華

構建對華戰略包圍，計劃向菲律賓、越南、印度、澳洲等中國周邊國家出口武器，特別是海空裝備和導彈系統，旨在武裝這些國家，挑動其與中國的矛盾，編織一個針對中國的「安全合作網絡」，形成對華戰略圍堵態勢。

來源：上海理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郭麗接受香港新聞網專訪



◀日本特拉無人機公司與烏克蘭企業合作研製的Terra A1攔截機，有傳已在烏克蘭實戰部署。



▲今年3月，美軍首批F-35A戰鬥機在日本三澤基地降落，在日本永久部署。分析指，這投射了美國霸權焦慮，其在西太軍事優勢不斷被「稀釋」。

日本倚美擴軍 「三海聯動」妄圖遏華

2026年4月21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正式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原則上允許殺傷性武器出口，徹底撕下其長期自我標榜的「和平國家」面紗。上海理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郭麗早前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日本此舉暗藏「服務於強化日美同盟」的圖謀。

1983年，中曾根康弘內閣以「日美同盟」需要為由，批准向美國提供武器相關技術，首次打開缺口。此後，日本不斷以「例外」形式突破禁令：2004年小泉純一郎政府將與美國聯合研發導彈防禦系統納入例外，2006年以「反恐」為名向印尼出口武裝巡邏艇；2011年野田佳彥內閣允許參與戰鬥機聯合研發。

2014年，安倍晉三政府制定「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用「積極和平主義」包裝，實現從「原則禁止」到「原則允許」的質變。2023年12月，日本修改實施細則，允許向授權國出口殺傷性武器成品。允許將獲得美國授權在日本生產的「愛國者-3」（PAC-3）防空導彈出口至美國；2024年放寬聯合研發武器出口限制；2026年完成對殺傷性武器出口的「原則解禁」。

武裝第一島鏈 封鎖進出西太航道

郭麗指出，日本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以提升在日美同盟中的籌碼，固化美國介入立場，增加中美妥協難度，並圖謀構建「三海聯動」圍堵網絡，全方位遏制中國。日本軍售戰略具明確地緣指向性：向菲律賓出口巡邏艇、雷達系統，強化其在南海對抗中國的能力；向澳洲出口潛艇技術或遠程導彈，增強其二線「遏華」力量；向印度出口水上飛機、無人機等，推動「東向行動」與「印太戰略」對接。其目標是形成南海、台海、東海「三海聯動」的態勢。通過武裝第一島鏈上的關鍵支點，即菲律賓、中國台灣地區潛在的親日勢力、韓國保守勢力，日本企圖構築封鎖中國進出西太平洋的鏈條。

郭麗指出，日本通過增強自身武力、綁定美國、勾連「台獨」、武裝周邊，試圖構建多層次對華遏制體系。這不僅嚴重違背《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律文件所確立的戰後秩序，也違反日本國內的和平憲法，破壞亞太地區得來不易的和平穩定，是對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嚴重挑釁。 中通社

設立日版CIA 日本軍國主義「借屍還魂」

2026年7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掛牌成立「國家情報局」。被外界稱為日版CIA。同日，由首相高市早苗親任主席的「國家情報會議」啟動運轉。從法案提交到機構落地，這一進程僅用了四個多月。這是一個擁有約730人規模、直接對首相負責的統一中央情報機構，其首任局長由前內閣情報官原和也出任，標誌着日本戰後情報體系的一次根本性重構。值得注意的是，日方選定「731」這一天掛牌成立，結合該機構高度集權、缺乏有效監督的制度設計，引發了各界對二戰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課」是否正在借屍還魂的強烈擔

憂。 帶着這些問題，大公報記者採訪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長、東北地區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副理事長郭洪茂（圓圖）。作為國內長期從事日本侵華史、中日關係史研究的資深學者，郭洪茂研究員從歷史角度出發，對日本國家情報局的成立背景、核心職能、戰略意圖及其對地區安全的影響，進行系統而深入的剖析。

日本對二戰侵略罪行毫無反省

「他們選擇7月31日成立這個機構，因為日本有『731部隊』這段歷史，所以選這個日子，本身就是一種信

號——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郭洪茂嚴正指出，日本政府選擇在「731」這一天掛牌，絕不是偶然。731部隊是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東北進行細菌戰和人體實驗的惡魔部隊，是日本侵略戰爭中最黑暗的一頁。「日本的情報工作其實一直沒停過，但偏偏選這個日子高調掛牌，這說明他們內心對那段歷史毫無反省，甚至有意挑釁。」

「這個國家情報局成立，實際上就是特高課的借屍還魂。」郭洪茂詳細解釋了「特高課」的歷史脈絡。郭洪茂介紹，特高課全稱「特別高等警察課」，於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成立，隸屬

於日本內務省。它不是普通警察，而是專門負責思想管控和政治監控的「政治警察」或「秘密警察」。當時日本國內社會主義運動和民主運動興起，天皇制面臨挑戰，「特高課」應運而生，目的是鎮壓進步力量、維護天皇專制統治。戰前日本的天皇擁有絕對權威，而戰後新憲法規定天皇只是「象徵」，沒有統治權。

重啓海外情報偵察 居心叵測

戰後日本在盟軍佔領下雖然實行了民主化和非軍事化改革，情報系統卻被打散，分散在外務省、警察部門和後來的防衛廳（現防衛省）手中。郭洪茂指出：「現在成立國家情報局，就是把這

三塊情報資源整合起來，歸內閣首相直轄，建立垂直指揮體系。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缺乏監督的體制，和戰前的「特高課」如出一轍。」他進一步對比了兩者的職能重合點，對內監控：國家情報局將對國內輿情、思想意識形態進行監控，包括反戰人士、左翼團體等。「實際上就是思想監控、政治監控，和「特高課」當年鎮壓反戰民主運動的功能非常接近。」在對外情報方面，「特高課」在戰時不僅在國內實施鎮壓，還跟隨關東軍進入中國東北、華北等地，刺探情報、策反漢奸、綁架暗殺。而國家情報局同樣被賦予海外情報偵察職能，尤其針對周邊事態。

大公報記者林凱



2026年7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掛牌成立「國家情報局」。被外界稱為日版CIA。同日，由首相高市早苗親任主席的「國家情報會議」啟動運轉。從法案提交到機構落地，這一進程僅用了四個多月。這是一個擁有約730人規模、直接對首相負責的統一中央情報機構，其首任局長由前內閣情報官原和也出任，標誌着日本戰後情報體系的一次根本性重構。值得注意的是，日方選定「731」這一天掛牌成立，結合該機構高度集權、缺乏有效監督的制度設計，引發了各界對二戰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課」是否正在借屍還魂的強烈擔